

張季鸞「歸鄉記」

●張季鸞原著（摘自民國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國聞週報）

本誌二八六期發表王洪鈞教授所著「張季鸞的風範」大作一文獲得熱烈回響，熱心讀者將王教授文中感道之張季鸞「歸鄉記」一文影印寄來，希望本誌摘載供讀者參閱，隆情盛誼至深感激，特於本期將全文刊載俾中外讀者對於張氏「感恩」的人生觀之由來益增瞭解並此致謝。

——編者

我的家世我的思想

今秋（民國二十三年秋天）我因先父百年紀念，與先母三十週忌辰，回籍謁墓，承海內諸前輩諸親友同情，賜以紀念文字。國府諸位先生，也特有文字之惠贈，外國使節之賜教者，有蘇聯大使、日本公使，而日本報界二三老友也有所惠贈。現在謁墓歸來，為酬答各方同情，義應有所報告，除關於旅行見聞之新聞性質的紀述，已見大公報外，謹據述個人還鄉所經歷及感觸者，藉本報發表，權作報告海內親友的一封信書。

我想應該從我的家世與思想說起，十月間，

榆林各界給我開歡迎會之時，我大致說過這一段話：

我對於此次回鄉謁墓，應該自己加一點說明。我對家庭的觀念，一方面說，很重，一方面說，也很輕。為甚麼很重呢？就是一個老孤兒，父母去世早，罔極之恩，無法報答；加以家運甚壞，人口單薄，自己常常感到嚴重的責任，與孤獨的悲哀，多年不能回家看看，常常不安，近年尤甚。對國家社會一點未盡力，更感到公私兩負，有背親恩。為甚麼說很輕呢？我從沒有治產求富的一套觀念，事實上我父子兩代，沒有增加過財產，只有減少些，現在所住的一院舊屋，還是乾嘉時代的祖產。現在是甚麼時代，中國不保，那裏說到家庭？大家不得了，一家怎樣獨樂？所以我的思想，是贊成維持中國的家族主義，但是要把牠擴大起來。擴大對父母兄弟的感情，愛大家的父母與子弟。從報答親恩，擴大而為報共同的民族祖先之恩。這種思想，是很對很需要的。同時，應該排斥只知自私的錯誤的家庭主義，不要只求自家繁榮，甚至於不惜損人利己。

我的思想，大概在這一段話中。我父親翹軒

先生是一位老進士，一世清廉剛直，庚子冬六十六歲上，病故在濟南。那時家眷住寧陽縣，我只有十三歲。得訃之後，同先三兄大舍姪，即日奔喪，時值殘臘，在大風嚴寒中，騎驢旅行三日，趕上啓棺含殮，哭拜最後的遺容。這一幕悲劇，三十幾年來，常常憶起，常常悲痛。先母王太夫人是繼配，是一位極慈祥平和的女性。母家住山東沂水縣，先父去世後，一貧如洗，多勸她就住在山東，先母不肯，一定要扶柩歸葬。領着我們小兄妹三人，到沂水拜別了先外祖父母。辛丑冬，帶全家回榆林，一路的困難，不必說了，到家即發生生活問題。全家箱篋中，只有幾只元寶。有一處夥開的商業，被人乾沒，成了訟案，先母自己上堂。而命我早出遊學，艱難家計一身承當。又死了我一個妹妹，先母身心憔悴，遂以不壽。我最後見面，是清光緒三十年正月。我又要到三原宏道學堂，臨行拜別，先母倚窗相送，面有笑容，誰知即此成了永訣！到校兩月，即接到訃聞，待我奔喪到家，只見到寺中停寄的薄棺一口！先母死年，才三十七歲，今年若在，不過六十七歲，這尤是我終天大恨，三十年來，時時想起，

不由得感到無可如何的悲哀！我的家世，大概如此。這二三十年中，兄嫂皆故，男女兄弟共八人，現在只餘我與季妹。姪男三人，只大姪健在。家庭種種的不幸，常常使我感到對先世對父母的重大責任。我的人生觀，很迂淺的。簡言之，可稱為報恩主義。就是報親恩，報國恩，報一切恩！我以為如此立志，一切只有責任問題，無權利問題，心安理得，省多少煩惱。不過我並無理論，不是得諸注入的智識，是從孤兒的孺慕，感到親恩應報，國恩更不可忘。全社會皆對我有恩，都應該報。現在中國民族的共同祖先，正需要我們報恩報國，免教萬代子孫作奴隸！人們若常常這樣想着，似乎易於避免墜落，這是我的思想。

感激故鄉給我同情

國慶日傍晚，我們全家到了多年不見的榆林城。榆林附近，是一片沙漠，我看見多年不見的沙丘，反感到一種愛慕。夕陽將下之時，隔着榆谿河，遠望沙丘起伏，一片通明。目力所及，有看不盡的烽墩，沙隨風舞。猶如海中波浪一般，這是怎樣雄偉的風景呀！離城二十里，即遇故友新知之來迎。師長井崧生先生，是辛亥前的舊友，令弟勿幕，留日同學，親如兄弟，他是辛亥革命後的陝西領袖，民國七年，遇害殉國了，崧生在榆林二十年，雖音信少通，但常常關切我，私交極厚。前年我買墳地，承其親自調查多日，情尤可感。是日崧生偕財政專員杭勁夫先生及同學至友張翹羽景岩徵兩先生遺道來接我，及到城邊，天已昏黑，有一股親朋與本城諸位當局之候迎。

我在萬分感激中，步行入城，來道人滿，擁擠不通。故鄉人們，給我這樣同情，將使我永遠感愧。

先父誕日，是陽曆十二，剛剛趕上。是日在戴興寺設位致祭，收到的紀念文字數百件，陳掛寺中，承全城親友與各校學生，參加行禮，如此三日。戴興寺是明代武世家戴氏私祠，戴氏在明代以武職顯者十餘代，都是效力邊防的。我們先世幾代，常在該寺做佛事，所以論公為榆城名勝，論私有幾代因緣。紀念日既過，全家謁墓，準備立碑。從蘇州運回的碑，是承傅宜生先生派副官張君耐寬從包頭河上冒險運來。其到府谷縣亦為十月十日，但其後之陸行費時一月之久。榆林各界，為先父特贈一神道碑，與墓表同日揭幕。我竭誠致謝，略述先父晚歲思鄉，求歸不得，做官多年，無補桑梓，現在承故鄉父老這樣褒揚，先父在天之靈，一定萬分感激；至於所給予不孝個人之深厚的同情，惟有此後更謹慎地做人，勇敢的服務以為答報。誠然，這是我此次歸鄉後之根本感想，對於故鄉的廣大同情，此後將如重負在身，惟有勉力在服務社會上圖報。

陝北邊僻，墓表墓誌，皆不常見。此次先父墓表，太炎先生之文，右任先生之字，與蘇州之精刻，故鄉各界皆認為難得，所以轟動一時。社會最近，頗不講此種舊事，我也無意去特別提倡他，在我只是行其心之所安。本來報恩之道，人各有所宜，不必一律，我只希望大家都親親而仁民，推廣骨血的至情，涵養愛人愛國的摯感。我想這或者不是違背時代潮流。

我在家鄉住一個半月，享受了多年來未經之

舒適生活。一院舊房，日光充足，空氣新鮮，而且榆林飲料是最好的泉水，所以極適於健康。里居期內，不繁心職務，早起早睡。假若不是家內蕩了一個有望的姪孫，假若陝北是安居樂業的樂土，我將有最幸福最愉快之感了，陝北農村破產，秩序紊亂，但在都會的榆林，還看不出來。一個多月中親友歡讌，忙碌異常，受不盡的歡迎與招待！我這短期的故鄉生活，在我雖充滿了感謝滿足之情，但同時認識在陝北人中，這完全是一個例外。

誤入歧途正途何在

我在鄉間盡做些個人私事，訪尋老親戚，謁師會友，業師田善堂先生，年近八十，今還健在，登堂拜見，悲喜交加。我此次曾謁過生平未到的老祖塋，在榆谿河西的沙中，差不多快要埋沒了。最欣幸之事，是在族兄處尋到一部分家譜。知道原籍是米脂縣，明嘉靖年間一位祖先來榆林衛從軍，轉戰陣亡，這一支就做了榆林人。家譜上有幾代都是從軍。明末一代外祖是侯總兵，他是李自成之役，守城殉難的一員大將。清代以後的祖先，也是武職多。我現在從先父起，可以往上數到十三代，都清清楚楚了。這是此行在辦理私事上最有意義的收穫。

游覽之事不多，只是曾偕崧生諸位，登過鎮北臺。此臺在城北十餘里，為明時駐兵防禦的重地，其下為款貢城，是當時漢蒙互市之地，附近有雄山寺，為榆林勝景，倚山臨河，崖上刻滿了明清兩代名人詩詞，先父有贈劉總兵厚基七律兩

首，也鐫在寺壁上，是自己寫的。先父手筆在榆林刻石不少，此次拜觀幾處，不勝孺慕之情。在鎮北臺上，四面遠望，但見成列的烽墩，向東西兩方，無限展開。向西一直通寧夏，向東到黃河，看這四百年前軍事上的偉大設備，令人想見祖先們保邊衛國的辛苦。再往上想，從周秦以來，吾族祖先們在這萬里邊塞之間，不知流了多少頭血，受了多少艱苦！一代一代地這樣守禦着，奮鬥着，榮枯興衰之間，不知犧牲了多少仁人志士！我在鎮北臺，對着荒沙殘照，不由得泛起種種思潮。因為現在國難當頭了，這種外患，恐怕是從幾千年來祖先們從未遭遇的嚴重問題。自東北淪陷以來，數千里蒙地，刻刻可以不保，那麼這沿邊一帶，又恢復到明代的重要！我對榆林學生常說到這點，從前是偏僻內地，現在又成國防前線了，但是我們有甚麼設施呢？除過沙漠之外，只有些殘破窮困的鄉村，囚首表面的農衆，這種事實，是一刻不可放任的了。我在榆林職業學校對學生說過，我們要立志把沙漠變成黃金。這就是說：要趕緊興產業，把這一帶邊地建設起來。現在的陝北匪亂，我想是一時的現象，如何建設，纔是根本問題。

在榆林聽見友人們陳述各縣許多苦況，大概情形，已在大公報發表，不再贅言。總之目前在最窮困紊亂之時，不過我想這畢竟有解決之日，因為現在省府已一切負責，鴉片也禁止了，此後一定漸有轉機。最要緊的還是在如何興產業，培人才！

近年西北建設，高唱入雲，但是大力量還沒

有用上，就榆林一帶說罷，有牧畜皮毛鹽鹼之利，有煤有水，人民有工藝才，許多工業可以辦，許多學校可以設。更可注意的，陝北廣大的青年層，在將來甚有希望，大概皆聰秀而勤樸，體質亦好，對國事熱心。陝北中學生誤投共黨的不少，但原則上責任不在本人。我在西安慶祝剿匪勝利大會上，被邀講話，有這樣幾句：「我們可惜青年入了歧途，但是我們應該指示他們正途何在。這幾年的各地不良行政之下，假若有青年問我：現在的狀態，是否為正軌？青年們應該怎樣效力？我實在答不出來。」誠然：凡熱心青年，都是民族的好份子，問題在如何親切地領導他們，使得成為有用之才。就陝北說：這幾年民窮財盡，官貪紳劣，青年們國憂家難，重重苦悶，倘不頹唐消極，便誠恐思想惡化。此次榆林中學學生給我出了多少問題，有一題是人在受非法壓迫窮極無法之時，是否應該反抗。當時因題多天晚，沒有說到這裏，現在回想起來，却不易作答。譬如那不種煙也逼攤煙款的苛政，論情論法，都可以反抗，但是平和的合法的反抗，怎樣實行呢？我想全國問題，都是一樣。只要政治好，軍紀佳，賦稅公允，一面竭力培植人才，共同發救國宏願，領導青年前進；我想不但能解決了思想惡化問題，一定能喚起青年的志氣，一致跟着走。我此次歸陝，特別對青年問題感着興味與責任。我不是特別注重青年職業的出路，此次在榆校答覆問題，曾說到：「只說青年無出路，好像中年老年或幼年都有了出路。現在問題，是大家無出路，不是某一部份人無出路。我們要為整個民族，為

一般同胞，求得出路，我們自己的出路，就在其中。」這是我向來的看法，小飯碗不成問題，要鞏固大家的大飯碗。現在，亡國就是砸大飯碗，你看東北的墾民，無端剝奪了墾殖權，華人商業，完全一落千丈，可知現代的亡國，比過去更苦，不但政治上失自由，並且經濟上作奴隸。所以中國的亟務是喚醒並領導青年，共同發願，以維持民族生存為惟一的目標！換句話說，就是維持大飯碗，尋求總出路。再專談西北問題，就是盼望政府與海內實業界，對此國防地帶，應該迅速地加上一點重量，先在主要各地辦一點工業，提倡牧畜與農業，一面設二三完全的專科學校，多培植一些人才，同時設法獎勵邊地優秀青年，多考入都會專科學校。我想開發地方的根本條件，是培植人才。此次在榆林臨行，與商界友人發起了一個小小的獎學基金，友人們都熱心贊助，但是財力皆微，現在只有五千餘元，我以後自己定陸續盡力於這個事業，更盼海內賢達們同情此舉，賜以援助！同時望西北各都會，都有這樣設施，務必設法扶持天才的寒士，為地方多造就些專門人才。至於提倡工業之事，惟盼大有力者加以注意，更非吾輩力之所及了。

謁墓立碑了前半生

我於立碑後約一星期，在親友們盛大歡送之下，再辭了故鄉。臨行叩別先影，不禁感到惜別的酸辛。現在意思二三年後，汽車路如通，要常回故鄉住住，但不知是否為事實所許。此次最抱遺憾的，是未得到最窮的鄉村去看看。榆林以北

沿邊的農村生活最苦，本來無食無衣，還要受煙款剝削。還有強迫放高利貸的，春間強貸以一元，秋後要鴉片鮮漿七八兩，村民忍從，不敢聲張。這些最苦的農村實況，惜乎未得親睹，至於途中所見，則蝗蝻峪一帶。已充分表現亂世災民的景象。村民大抵逃空，只餘破屋，這一帶已是匪區，常常越貨殺人。此次離榆東來，是走綏德一路，到四十里舖，正遇行刑一匪，係兩日前由村民自己綁送來的，此人曾做過十幾起殺人案。是晚到綏德，聞城南四十里處，有一連軍隊，正與匪作遭遇戰。綏德南鄉若干村，久成匪區，已在分配土地。總之，現在陝北正赤化蔓延，到處恐怖，大概明春纔能改觀。綏德黨政軍各界與幾位

教育界友人，挽留翹初與我，住了一日，全城表示歡迎。各界在師範學校開會設謙，在地方不靖之時，受綏德父老的隆重招待，更覺不安。我在會場致謝了幾句話，又招幾位學生特別談了一談。榆林綏德各男女校學生，都關切國事甚為熱烈，學風一致地樸厚，求知之慾甚為發達。我現在見不着這些青年，願遙為他們祝福。從綏德東行，兩天到河岸，是吳堡縣境，受縣長陳先生招待，知道該縣近日尚稱平靖。過河行一百里，到離石縣，即乘太原綏署秘書長賈煜如先生派來迎接之汽車而赴太原，陝北旅行，以是告終。在長安住一星期，有些印象，已載大公報，我這裏再感謝長安各界對我的厚意。

現在再寫幾句話，結束此文。我未回鄉之前，對友人說過，將以此次謁墓立碑，結束前半生，以後將從頭努力。此次回鄉，對家事實際無所布置，但精神上感覺了事一宗。從此將仰賴先父母的呵護，牢守着海內前輩故鄉親友所給的同情，在個人修養上，在事業上，都想新求一些進步。這一篇拉雜無章法的紀事，只是當做報告各地親友的一封信。這點淺陋的人生觀，迂闊的舊思想，和一些關於西北邊防的祈求，若干對青年問題的認識，倘能供本報一般愛讀諸君萬一的參考，那更是榮幸之至了。此文見報，正是民國二十四年元旦，謹祝全國同胞，發願救國，各求進步，不肖謹願隨同胞之後塵！（小標題為編者所加）

中外雜誌稿約

- 一、本誌園地公開，歡迎名人傳記、軼聞趣談、真實傳奇、旅遊記趣、現代史話、懷舊憶往、醫學新話等作品。
- 二、來稿請用稿紙繕寫，字體力求工整清晰，附照片掉圖尤佳。
- 三、有關外國人名、地名等專有名詞，一律請加註原文。
- 四、來稿以白話文為限，除特約稿件外，請勿超過六千字（長稿取用時，超出部份不計稿酬）。
- 五、來稿一經採用，出版後得酌送稿酬或贈本誌及附屬出版機構書刊。凡經由本誌指定編輯增訂考證修飾文字內容，增加插圖後刊出之稿件，其著作權即歸本誌所有，本誌交由「時代文摘」或「聖文書局」印行選集或出版單行本時，不另支付稿費或版稅。
- 六、本誌所發表文字圖片未經徵得同意，不許轉載，如有侵犯者，當依法追究。
- 七、來稿務請作者在原稿上註明真實姓名、地址及簡歷以便連絡。本誌對於文稿標題及內容，為精益求精，必要時將予刪改，如不願刪改請先聲明。
- 八、來稿如不採用恕不奉復亦不退稿（請自行影印留底），來稿請寄臺北市龍江路一〇八號二樓中外雜誌社編輯部收。